

峥嵘岁月

那时的9路车

□魏向阳



老有所乐

相“跳”恨晚

□陈世渝

昆明的9路公交车算是老路线了,从火车北站起始,原来的老路线沿途经过小菜园、下马村、上马村、岗头村、沙坝营、昆明烟厂、小麦溪、兰龙潭、茨坝等,除了一些工厂和学校,还有不少田园郊野。到达终点站黑龙潭公园门口,然后再步行一段路,经过干休所和电子管厂,才能到达云南农业大学。那是在昆明就读大学期间往返城区与学校之间的唯一通道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我参加了恢复后的首届高考,考取了云南农业大学,当初学校在寻甸县境内一个叫天生桥的荒山头上,乘着国家拨乱反正的春风,学校才得以逐步迁移回那时还算远郊的昆明黑龙潭原校址。

后来,昆明公交开通了9路车,起点在火车北站,终点在黑龙潭公园门口,公园距离云南农业大学还有一小段距离需要步行。那时,9路车只开到晚上8点。有一次我母亲来学校看我,时间晚了赶不上进城的车,学校没有招待所,不得已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和女同学挤了一晚。

我就就读院系原来的教学楼、实验室等没有完全被附近工厂占用,因此我们班是有幸第一批搬回原校址的班级。虽然得以最早搬回昆明,但高兴之余也吃了些学习的苦。就住宿条件来说,因为附近工厂尚未退还宿舍楼,所以一个大班的男生就挤在一间腾出来的教室里住宿,人多了就难统一,你睡觉,我看书;你晚睡,我早起;你打鼾,他磨牙……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和干扰,休息不好。此外,还要断断续续承担搬运搬迁回来的实验器具等教学设备的任务。后来有了宿舍楼,也是八九个同学一间宿舍,很拥挤。这种状况持续了一

两个学期,加之我的睡眠不好、落下了轻度神经衰弱。

尽管学习环境艰苦,但我们还是咬牙坚持着刻苦学习,练出了一定的抗干扰学习方法,没有因此荒废学业。作为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、78级学生,以认真勤奋的学习态度和进取精神,赢得学校和老师们的一致称道。周末休息,我和同学们偶尔也乘坐9路车进城到火车北站,再转其他公交车到南屏街逛书店、看场电影,或者找找中学同学叙叙旧。然后吃点豆花米线或者水煎包子、胡辣汤等小吃,再屁颠屁颠挤上9路车赶回学校。

平时除了上课学习,课余时间偶尔也溜进不远处的黑龙潭公园闲逛,或者转进学校对面植物园中看看稀罕林木,赏赏奇花异草,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学校旁边就是龙头街。据说明清时期,龙头街曾经是云南马帮运送货物到昆明后的重要集散地,也是昆明北郊民间物资贸易唯一的场所。伴着叮叮咚咚的马铃声,南来北往的马帮在这里集结,然后又匆匆散去。

遗憾的是,那时的我孤陋寡闻,直到毕业后才知道,龙头街还是抗战时期的文化重地,曾经与当年的西南联大有过不解之缘,片区内拥有26处历史建筑,其中包含建筑大师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故居,闻一多、朱自清故居,哲学家冯友兰故居等名人遗迹。

直到毕业工作多年后,一次来昆明出差,我再次坐上9路公交车回到母校,来到龙头街,对这些名人故居进行参观和瞻仰,终于把遗憾弥补上了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大理州动物疫控中心 62岁)

滇往事

八大河里戏水

□饶仲

从十来岁开始,八大河就是我们一伙小男孩最爱去的地方,几十年过去了,那些快乐的往事还常常呈现在眼前。

去八大河自然是去游泳啦!五六月的天昆明最热,河水也不急,很适合不会游泳的人玩水。星期六下午学校停课,小伙伴们就约好去八大河玩水。河里有卵石、有砂。我们用卵石筑坝,挖沙坑积水,水深不过一人身高,面积也不大。这个坑,就是大家的游泳池。一群光屁股娃娃在沙坑中学游泳很安全,一爬两爬就到池边。大家也相互看着点,谁爬不起来就赶紧拉一把,就是在这样的沙坑里,小伙伴们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游泳,以至很多年后我还能不间断游四个小时,这是儿时的兴趣在指引。

八大河从头到尾,我们烂熟于心,小伙伴们还观察到河段不同部位的特点取了很多别名,如:二台庄、山东半岛、鬼门关、柳树湾……这些被儿趣十足命名的地段,像母亲那样抚摸过我们的肌肤,留下我们无忧无虑童年时代的欢声笑语。

八大河也有涨水的季节。每逢八九月份,清澈的八大河水,变得浑浊。轻轻流淌的水声,也变得湍急起来。虽无咆哮之势,也够令人胆怯。然而,就是在这个时候,水性好的人会在桥上做跳水表演,向洪水中跳进去。有飞燕式的,也有直插式的,还有秤砣式的(抱腿跳)。桥上看见的人都会为其拍掌叫好,而且均没有出过事故。八大河水孕育了昆明人的兴致与爱好。

过去的八大河,就是现在的盘龙江。河水从松华坝流下,穿过多个村庄,灌溉

着河边的田野。八大河弯弯曲曲,沿着河岸有柳树、杨树、桉树、槐树。春天,我上树采槐花,拿回家去,妈妈会用来炒鸡蛋给我吃。在树下,寻找桉树果,带回家去当柴烧,因为有桉油,火势很旺,炒菜时往灶火里丢一把,那是很管用的。最讨厌的是杨树,它的花絮会粘在脚上,很难洗净,那时候我们小伙伴中,穿鞋的很少,大多打着赤脚。

几十年来,盘龙江也历尽沧桑,几经污染治理,今天的盘龙江,修得更直,挖得更宽,两岸坚固,有阶梯可下水,晚上有灯光夜景可赏,还开启了旅游观光船。保护我们的母亲河,让她更加美丽端庄,成为昆明的一张名片,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。

如今,走在盘龙江边,总能回忆起当年那些戏水的沙坑、可跳水的平台、蜿蜒曲折的淙淙流水,抹不去的还是儿时那种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感觉,那是我心中的最美的八大河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冶炼厂 75岁)

人生絮语

老年的定义

□陶诗秀

你知道老年的定义吗?国外有个说法是“你的年龄再加五岁。”

这个定义,我完全服从。我还不老,还有五年。只是在这不算老的年纪,也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。譬如,不时听到朋友过世的消息,悲哀之余也颇感兔死狐悲,好像这个谁都得去报到的地方离我越来越近了。

仔细一想,以往也有亲朋好友过世,只是从未有如此强烈的切身之痛。我居然也看起报纸上的讣文了,而且还不自觉地为素昧平生的人叹息起来。我研究这些人出生的年月,如果比我出生早,我就心想倒也是该走的时候了;如果比我出生晚,我还会为有些人的英年早逝悲痛。

以往朋友聚会老是要谈吃的,不是哪家的五花肉好就是哪个店铺的梅干菜烧肉妙,现在聚在一起却齐声抱怨:以往是穷得吃不起,现在吃得起却是再也不敢碰了。接着就谈些“而视茫茫、而发苍苍、而耳不闻、而腰酸背痛、而齿牙动摇之事”,彼此交换开白内障手术的经验,争先恐后地谈起身体各器官,心脏、肾脏、胃肠、血压、胆固醇等等全体出笼。人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的病痛隐疾,详细得如数家珍。我们这些不算老的人聚在一起时,绝对少不了这一场“风琴演奏”(英文organ recital,风琴也指身体器官)的节目。

各地域对老年的定义显然有所不同,国内同胞一定没听过老年是“你的年龄再加五岁”的说法。以前未退休时,就免不了要听店员唠叨老太太长、老太太短。最初我还顾盼左右以为这些小姑娘在招呼哪位掉了牙的女士,后来才发现这老太太原来就是我本人。我的心一沉,陡然增加了那我本以为可以避免的五岁。我的亲友们也倔强得透顶,坚持让他们的小毛孩们叫

我“姨奶奶”或是“祖姑婆”甚或是“高祖婆婆”。

换单位后我就又成了阿姨,店里的姑娘叫得亲热,让我恨不得把整个店一把买光。晚辈也懂得叫我阿姨,颇得我欢心。坐在公交车上,有时还有年轻人让座,让我十分过意不去。

我一向记性不好,又是个糊涂虫,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糗事。我记不清别人的名字,在社交场所往往拘谨不安,生怕张冠李戴出洋相。现在情形没有好转倒也并未恶化太多,可见已经糊涂健忘到了极限。可是,如今我有借口可以把一切错误推在“老糊涂”身上,做错了的事,忘了的约会,出了问题的稿件,叫不出的名字,一概都归咎于早期的失智。旁人听到肃然起敬,好像还有几分同情。老之将至真还有点好处。

爱因斯坦果然正确,时间绝对是相对的,现在的时间以从未有的速度飞逝,肯定比以前快多了。我一眨眼就过了一年,而且这一年过得无影无踪。说光阴似箭的古人一定也是在老之将至的年纪才会有此灵感,只是说的是手拉的箭,而我的时间乘坐的是现代的越洋火箭。

其实我不是用历来来计算日子的,我有一个药盒,每天早晚各一次我要吃各种药物和健康补品,一盒七格刚好一周,我的日子就被我的药物吃掉了。每天早上醒来,我总是欣喜地发现自己还活着,时不我待,这一天是多么地珍贵,该要怎样去好好把握呢?我赶快吃一堆药丸。话还没说完一晃就到了傍晚,当天色渐渐黑下来,我又吃一堆药丸,这无形而又有限的日历就又少了一页。

我只有自欺自慰:还好,我还有五年。(作者77岁)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